

远流出版公司

金
馬
獎
小
說
類
第
一
名

4

亲仇

台湾 洪小乔



亲仇

台湾 洪小乔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9·北京

责任编辑：史宝明

艺术策划：少 羽

装帧设计：小林川

亲仇

台湾 洪小乔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7 1/2 156000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7-0164-9 / I·93 定价: ~~2.90~~元
3.17元

午后二点，郊区的一栋宾馆里：

十美才脱下上衣，世文已经迫不及待地后面抱住了她，吻着十美的耳根和后颈……

十美一下子转过身来，迎上了热烈的唇，两人立即如胶一般地拥吻在一起……

这对秘密地情侣，一个月只能够见那么一次、或两次面，两人对这种男女之间情爱的饥渴，真有如干柴烈火般地一下子就燃烧得热乎乎了。他们在床上缠绵了近一个钟头，十美放松了世文。

她躺在床上，懒洋洋地点起一根烟。

世文则在浴室里，正在冲洗身上的肥皂泡沫，嘴里哼着愉快的歌。

“老头子什么时候出院？”世文出浴室的第一句话。

“明天上午。”十美喷一口烟。

“已经六十好几了吧！”世文也点了根烟。

“六十四，你这个律师大爷应该比我清楚。”

世文笑起来，是呀！还有谁比我更清楚陈延这个老头子的事？

“晚饭不陪你了。”世文双手扶起十美的脸颊，低头亲吻着。

“没关系，我也不能太晚回去。”十美起身到浴室。

一个三十几四十岁的女人、有钱人家的太太，没有生育，身材保持得很好，娇美得象一朵出水的美蓉，十美对着浴室里的大镜子，看了看自己那粉红如淡色玫瑰般诱人的身体：“我不会让那老头子就这样糟我这一生吧！何况……”一面悠悠地抹起香皂，轻轻地擦洗着一双洁白如玉的腿。

十美搭上辆计程车，匆匆地赶到缤缤百货的超级市场，胡乱地买了一大堆东西。五点半的时候，刚好坐上司机老王的车子回家去了。

也许她根本不必这样地避人耳目，因为在她的想法里，这种事让人知道了，“是先生丢脸，又不是我们女人家丢脸！”不过，她可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而被陈延在遗嘱里除名啊！！

回到家，五十几岁的陈嫂就告诉她：

“大小姐打过电话来，问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接先生。”

“去呀！当然一起去，还有什么电话？”十美问。

“林太和谢太问你礼拜天的牌局，还有两家育幼院的电话在纸条上了。”陈嫂指着小几上的留言。

“先生没打回来？”十美在看纸上电话号码。

“没有。”陈嫂接着又问：

“晚在家吃吗？太太。”

“好。我让仙仙回来陪我。”十美按了仙仙的电话。

“大小姐在吗？我是太太。”十美对话筒说。

“仙仙啊！我是阿姨，要不要回来一起吃晚饭，吃过饭我们一起去看你爸爸。”

“好啊！唯金今晚有应酬，我一会儿就过来。”仙仙挂了电话，向佣人小菊吩咐了一些话随手从大罐里倒了一些药，拿了皮包，就叫司机往娘家来了。

这个十美阿姨和她，两个人看起来简直就是姊妹。仙仙她妈去世的时候，仙仙才七岁不到，后来十美阿姨和爸爸结婚，虽然只大她十三、四岁，对她却是十分疼爱和有耐心的；仙仙从小身体就不好，上学校、看医生，爸爸很忙，都亏这个轻的后娘一手照顾，所以她们两个人的感情，既象姊妹，又象母女。仙仙结了婚，这份依赖的习惯依旧没变。

陈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门外大大小小的车子来了十几部。人，站在院子里的、客厅里的、餐厅里的少说也有三十个。

一个人有钱以后，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生病的时候，里里外外总有一些人跟进跟出，尽说些叫人听了舒服的话。

看得出这次回来，陈延的脸上，蒙着一层霜，没有从前那么开怀。

十美在周旋着招呼客人，仙仙和唯金坐在陈延房里，陪他说一些事。

特别护士柔柔忙着把药品在五斗柜上摆整齐；把该注明的药签贴上去，以防仓促间拿错。

“柔柔？”仙仙在叫她，“你看医生的话可能吗？我觉得

爸爸的气色还不错啊！”

“很多情况，医生是料不准的。”柔柔一边弄着药瓶，一边笑着给仙仙回话。

柔柔以前是仙仙的特别看护，仙仙出嫁以后，就全心全意地留在陈家侍候陈延，好象连个男朋友也没交过。

“大铭没回来？”陈延突然间问起儿子。

“爸！哥可能一夜都没回家哩！！不过忆青来了，她在外头帮着阿姨招呼客人。”

“林律师来了没有？”

“世文吗？我去请他过来。”女婿唯金站起来。

“嗯！你去找他来一下。”陈延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仙仙的嫂子忆青进来了。

“爸爸，”叫了一声，走过来坐在仙仙旁边。

“嫂，哥昨晚又去疯了一夜没回家了？爸今天出院他不知道呀！”仙仙在埋怨给大家听。

“爸爸，”忆青很抱歉地看着陈延，“真是对不起，大铭有时候会糊涂些，待会儿会赶来的。”透着几分的无奈，大铭是她丈夫，她不能跟着别人一起数说他的不是。

陈延沉着脸，又是点点头。

十美刚好开了门来探了探头。

“老爷子，客人回了一半了，你要不要出来一下？”

“不了，让他们都回去吧！代我谢谢他们。”

十美出去，一会工夫就把客人都送走了。

陈嫂来问：“可不可以开饭了？”

林世文还在陈延房里谈话。

唯金、仙仙、十美、柔柔、忆青他们都客厅里，一听

开饭，就说肚子有些饿了。

“我去叫爸爸他们。”仙仙站起来。

林律师也开房门，准备要走。

“谈完了？”仙仙问他。

“没有。”世文答着，眼睛却向客厅那边瞧。

“留下来吃个便饭！”仙仙留他。

“谢谢，我还有事。先走一步！”林世文走到客厅和大家告辞，没有见到十美。十美在厨房和陈嫂说话。

等十美再回到客厅来，世文已经走了；这种有意无意的避开，十美很用心独到的。

大家坐过来用餐的时候，大铭连个问候的电话也没有。大铭是陈延的独子。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风流倜傥、潇洒挺拔，只是不象老爸那么聪明用心。

陈延对财富是志在必得，绝对的功利主义。而大铭只是个玩家，因为他想要得到的，他父亲亲都替他得到了。

没有人能象大铭那么痛快地活着；三十几岁了，这一辈子不会为自己或家人赚一毛钱，好象一落地，金银财宝就跟定了他似地，陈延不断地发，发到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也很难要求，要求大铭要循规蹈矩地活着。

他的老婆，忆青，就坐在公公身边，表面上看起来，忆青的脾气倒有几分象陈延的前妻，大铭的妈，就是那样地忍着性子，轻声轻语地，从来也不说一句丈夫的不好。

陈延想起了，其实嫁了一个有钱又有所有坏心惯的丈夫，没有这样的性情行吗？孩子的妈妈，那个没几年好日子过的女人。年轻的时候，自己穷，家里怎么挨的也不知

道；等日子好过些，自己又是成天的喝酒、应酬、女人；那有心情多看老婆一眼。

老婆咽气的时候，自己还睡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没有人能通知到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不是滋味。此刻，对儿子行为的荒唐，心头是有几分按捺不住。

尤其，这次开刀后，医生好象又说了：“好好地活它几年吧！”陈延对这些不平的事，更显得有些不能忍受的样子。

“自己辛苦了一辈子，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一个好儿子。”陈延常常这么地遗憾着。

陈延在家里的书房和会计师谈着今年初投资在股票市场上的利润和税率的问题。

如果硬要说，这人世间是钱追人，不是人追钱的话；陈延这些年来是给钱追上了。

陈延去年底曾买下这四家股票，也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买进的，却在农历年初一开盘，一个月间，为他赚进了三四亿。

陈延的财富，随着他的年纪，似乎一直在直线上升，他买王铁、李氏家族企业、合益塑胶、东明水泥的时候，也不过四十五岁，而后近二十年的岁月，在炒地皮、玩股票和联合其他大小财团，垄断现货市场；尤其是钢铁和水泥，真正为他赚进了百亿。

陈延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拉铁工人开始，到今天的欣欣海运和台基化工，那一项事业，不象点石成金似的，分分秒秒地在为他赚进钞票。他坐在一个巨大王国的宝座上，他是满足地拥有了一切，只是他并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六十四

岁的老当益壮之年，被判了一个死刑——胃癌末期。

面降着即将死亡的自己，陈延几乎有些呻吟，也好像有些喘不过气来，多年前，一份不可抹灭的记忆，又重重地、鲜明地回到脑海，那件差不多已经要尘封的往事——李玉婵，又回到了梦里。

李玉婵是他生命里唯一的爱，也是遗憾、也是秘密。

他多么想好好地，去回忆那段久久不敢触碰的秘密往事。为了这个秘密，陈延想修改遗嘱。

但是，在他修改遗嘱之前，他心中那个结，那个秘密的结必须先解开。

大铭那批商场上的酒肉朋友十几个人，又在朋友山上的别墅里玩得天昏地暗了。昨晚的一场麻将，输赢总在两、三百万上下呢！光是庄家的头钱就有五、六十万；大铭一个人输了一百多万，你说大家不拥着他大呼过瘾那才怪。十几个人轮流作庄，总可以捞到好处。

让他赌，也让他欠着吧，让他多玩几场吧！反正他父亲陈延有谁不知道？

如果说是算计，陈大铭也乐得不在乎了；父亲拥有那么大的资产，总要有入替他散散财。

再说大伙儿对他左拱右拜，毕恭毕敬，人生最大的享受也不过如此。

大铭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三点，距父亲出院回家，已经整整过了一天。

忆青在睡午觉，慌忙地起来问道：

“怎么了，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

“公司没去啊！”

“还没去！”大铭往床上一躺。

“爸爸出院了，”忆青说。

“没骂我吧！我忘了。”

“没说什么，可是听说爸爸活不过二、三年了。”

“哦！真的吗？”从床上坐起来，好象有些在乎。

过一下子，却兴奋地把忆青拥在床上，忆青也温顺地爱着丈夫……大铭的手滑进她的身体，迅速地脱下忆青的衣服，袭卷着他的是她那股热情如火的拥抱和舌尖……

忆青，是很奇异的女人，她在床第间的淫荡，和她那安祥、温和的外表是极端不能调和的。

她的生理结构，大概是有些与众不同吧！

她似乎很容易就能被挑逗起来，她的唇热得快溶了：

“哦！快，大铭、大铭、我要你，现在……啊！”

但是，忆青从来就不会主动的表示过爱意，她永远是在别人的表示的时候才有动静。她总是那么地百依百顺；她对丈夫在外的吃喝嫖赌，也是从来不会规劝过半句；凡是大铭喜欢的事，她都喜欢；大铭的一切都是绝对的“不错”，她好象好得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只要大铭快乐，她什么也不在意。她好象只是眼睁睁地在一旁看着大铭，而大铭就会在她眼神的凝望中被激起什么一样……

她，淡淡地，似乎带着一些神秘似的和大铭过着日子，而他们之间也似乎必需用这种淡淡的神秘，才能维持住。大铭并不了解这是什么，他连忆青一直没有怀孕这件事，也不能理解。结婚四年了，再不给老爸生个孙子，好象没办

法交代；忆青也不着急地想用孩子来稳住自己在陈家的地位。她那么地不在乎，也那么地孝顺，又是那么地爱着丈夫，使得没有人怀疑到她的作法——她一直吃着避孕药——她不想生小孩。

但是，在陈家，那么一个极需要有个长孙来安慰的陈延来说，这是一项不恭敬。而忆青，却对他作了这个无言的抗议。

算一算，从医院回来至今，也有一个月了吧！陈延心头一直惦记着，盘算着两件事：

陈延让秘书小姐请林律师过来一下。

“董事长，有事？”世文敲门进来。

“嗯！坐。”陈延指了一下沙发。

陈延打开座位背后的壁柜抽屉，开了锁，拿出一本很旧了的，却是十分精致的相本，翻开第一页，其实，那也是唯一的一页。那是一张女人的半身照。六寸大的。

照片上的女人，梳着一个民国以后上海最流行的发型：旁分，右边头发从发际往上卷起、高高地梳在一边，然后自然地垂到肩上。

那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蛋，光是看那一双如梦如诗的单凤眼，已叫人爱到心坎上去了；微翘的鼻尖、不厚不薄的唇、似笑非的嘴角往上弯起……她似乎是静静地、柔柔地在凝视你……她，不是别人，她就是叫陈延一生一世都无法安宁地李玉婵。

这个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商场土匪陈延，他这一生唯一的、致命的、也是永远得不到的爱——李玉婵，就这

样复活了。他之所以对别的女人近乎冷酷、摧残的感情，也许就是由于得不到李玉婵的报复心态吧！

陈延把相片递给世文看，林世文近乎吃惊地，这怎么可能？！她简直就象极了十美，哦……不，十美不是单凤眼，十美的眼睛显得更狂野、更大胆些……

“这……”林世文还没有开口……

“她长得很象我太太十美吧！她叫李玉婵，死了二十六年了。”陈延的声音有一点点的不自然。

林世文还盯着照片看。

陈延喝了一口茶，简单地说：

“她是我青梅竹马的小时玩伴，听说她死后遗留了几个小孩，这是她以前家的地址，你去找找看，看看她的小孩子是不是需要帮助，也许在我死前，多少可以尽点心……”停了停，便把地址交给林世文。

林世文识相地，不便多问，拿起茶几上的咖啡静静地喝着；只听陈延又说：

“上次跟你提的，要修改遗嘱的事，就是想挪动一部分钱，给这些小孩，作一点安排……”说着说着，声音变小了，好象又跌进沉思，好象有些痛苦……

“这件事，你去帮我做，把她的孩子们找到；也要为我暂时守住这个秘密，不要惊动任何人。”陈延再三地这样叮咛，特别是世文临走前，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林世文身为律师，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他要在一个月秘密地去寻找李玉婵的孩子们。

但是，那么一个重要的消息，世文能够不让十美知道

吗？不敢，林世文不敢隐瞒十美，不管陈延是如何地交待，林世文还是打一电话给十美。

美丽的爱情和闪耀的钱财，是叫人容易盲目的！林世文只是个凡人，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两项诱惑。更何况，他也信得过十美会守口如瓶。他不愿让十美象上次一样地指责他、误会他、冷淡他。

上一回记不得是什么事了，慢了一步告诉十美，十美从别处知道了，一见面就指着世文的鼻子、气得连名带姓的叫：

“林世文，你给我记住，我当你是我的人，我把心肝都挖给了你，你的心居然没向着我，却向着那老头子！！”而后两个月就狠着心，理都不理他一下。

林世文这一生的经营就全在这年轻美丽的老佛爷身上了！虽然他不是个贪财恋色的人，但是十美、十美、十美是他的心肝肺，可不能有任何差错呀！

林世文为了十美，什么事都得服服贴贴。

他认识十美，好象是很久很久以前，小时候的事了。十美那个时候才几岁？十岁八岁？——一个邻居漂亮的有钱人家的小女孩；后来她们搬走了，听说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十年前，世文在陈延的办公室里遇见她，不！不是她，也许是梦中那个小女孩吧！十美是陈延的夫人。

她嫁给一个大自己二三十岁的男人，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权势的男人。而林世文，只不过是她家的一名法律顾问律师而已。

十美找他，诱惑他、需要他，他马上就坠入情网。凭

心而论，十美的美是没有多少男人能抗拒得了的，世文得到这份梦寐以求的爱和满足，真是不能形容的快慰，十美大他六岁，但是，凭你怎么看怎么不是，她本是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哪！！世文对她简直是意乱情迷地言听计从哩！！

在陈延面前，十美就当没有世文这个人存在似的，顶多淡淡地点个头，绝对是一副老板娘的模样，世文也能够谅解，因为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得到象十美这样美妙的女人和她即将拥有的财富。

再过几年，如果陈延死了，十美带着那四分之一的财富和他结婚，他的身份地位，将不同于往日……但是，最主要的，他太爱十美了，他是真心地爱她。

在床上，他会尽量地满足十美；在公事上，他显得尽心尽力，是个陈延信赖的顾问律师。他在等待，他一定要忍耐到那最后一刻的来临。

他和十美的约会，无法久久缠绵，只能是片刻的温存。十美小心翼翼地，谨慎地不能让陈延听到什么动静，或察觉一点异状，一个月才见一两次面，每次的亲热都是那么匆匆；世文有时也突发奇想地，巴不得陈延早点死算了。

这个下午，陈延的秘书四点不到就叫司机备车要回家。

司机老王，何等机伶，慌慌张张地、偷偷地打了一通电话给太太十美。

“太太，先生要回来了。”老王巴结着。

“好好好，谢谢你啦！回头到厨房去，有得吃红。”

十美家里有牌局，她叫陈嫂打了电话给黄太太来替角。

“黄太太啊！能不能过来一下，替我摸几圈，输的全算我，赢的就让你都带回家……嗯！好、好、马上过来。”

这个“皆大欢喜”的老规矩，行之有年，是十美订的。凡是来她家打牌的，没有一个不欢欢喜喜地来，开开心心的回。十美输钱的时候，家家拿得到现金，赢钱的时候，就叫别人，

“欠着，欠着，没关系啦！下次再给吧！玩玩嘛！”

十美的待人处世，大方圆滑，几个太太的嘴里，十美简直就是个活财神爷哪！

至于佣人、司机，那一个不是喜滋滋地口袋里有个千把块的吃红，那送水果来的、送点心来的小弟，一两百块的跑路是逃不掉的。

有时候，仙仙也会来，但是她坐不住，摸上一圈；不是吵着要上美容院去，就是要十美陪着去买衣服。

十美到客厅去等陈延的时候，陈嫂早把那上好的冻顶乌龙茶冲好了。十美的习惯是，决不让先生回家的时候，见不到太太。

帮陈延脱下外套，接下重要的公事包这两件事，她是决不假借他人之手的。即使她出国去一个礼拜，她也一定吩咐仙仙回家来替她作这件事。

“今天这么早？”十美笑盈盈地迎上陈延。

“是呀！想洗个澡，睡一下。”陈延并不知道家里有牌局，房子太大了，有六个套房，客房里头打麻将声，是吵不到客厅这边来的。

柔柔听陈嫂说老太爷回来，匆匆地从厨房那头赶来。

“董事长，今天那么早？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吃过饭，你到我书房来一下，我有些事

要麻烦你。”

“好。”柔柔回答着，看了一下十美。

十美也看了下柔柔，疑惑地起身和陈延一起进房去。

“你找柔柔什么事？”

“我不能代劳的吗？”

“不是，那份差事很苦，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以后会告诉你的。”

“真的不重要？”十美有些不相信。

“小事情我不会麻烦你的。”陈延有些心虚和不耐。

十美察觉陈延的心情，也不想太打扰，立刻收起狐疑，马上变成慈母般地哄着：

“好好好，随你便。”一边拿着换洗的内衣裤，一边把陈延送进浴室，

“洗澡去吧！”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本能，十美十分警觉地、敏感到好象有什么事在进行着。

先是世文告诉她老头子要找小孩，要修改遗嘱；现在又找柔柔有事不让她知道，这老头子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信赖柔柔了？

这点，那就要怪十美的疏忽了。

从医院回来的陈延，这些日子来，几乎三天两头的就有恶梦。

柔柔为了照顾老板方便，就搬到陈延隔壁的卧房来。每晚柔柔殷勤用心地侍候，这不就是给柔柔一个接近的机会了吗？更糟的是，从几年前陈延第一次开刀以来，由于体